

以聖人皆傷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燦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或者毛蟲不育毛蟲或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天地之間鳥獸蟲魚莫不皆具五行之性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偏於火者為羽偏於金者為毛偏於水者為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氣輪環互用迴視我身皆五行之氣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感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

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剋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痛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道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本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為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為不害其為無意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七

抱一子陳順微述

七釜篇凡七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事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滿身實矣可以席蚊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鐘治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

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
能之而不為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為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
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觀其
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
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
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
亦秘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
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
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
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
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為異端偽書
宜哉莊子有言曰警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警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
警警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
乎天下之動真夫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
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
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

專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
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
方之所能礙即道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以召風兩侍星
辰則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謂祐神之謂
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
也可以入金石即允為金良為石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
筮即卜筮尚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
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過
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之機然後
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
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冤魄即
龍虎之精英能凝冤魄之氣則可以化腹
中之龍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蛇
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
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
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
過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搗兔磁石

吸針二氣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像
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桂米
騰躍不出鼎鑪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
吾離火猛烹極煅鍊成真丹變成至寶道
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
者釋氏之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
氣嚙津葉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
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用哉丹成之後自
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
秘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
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為之聖
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
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
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
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
為故能化萬物合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為而
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
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

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人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為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而散為氣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為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為海市至於鷹化為鳩豹變為虎蜺化為蟬魚化為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錄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神鍊形化氣而作觀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氣雖能先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為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以化氣成醇矣是寶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

不遂形生不遂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抱一子曰誠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或誦呪事神或墨字變指皆可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不誠之人不自信其虛而易於信外物故聖人假此變化以啓其信心使其苟知其為誠則不待彼為之而自能為之矣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十四億里為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遠近亦以世之尋文為準既可以尋文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

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耳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億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為曆而昧者莫不見其能知也故陰符經曰天下莫不見其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捨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為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為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惟者謂為
 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于五任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

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倖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耳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耳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示此形軀爲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桃子五化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氣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猶且不化況吾之非氣者哉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靈真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于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十五百息脉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

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然不妄同人于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

虞夏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冥香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而生極則化為殺殺極則化為生而況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復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為非恩化為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化而為眾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化而為積怨之山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惟聖人不執是不辨非不恃恩不念讎乎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然而已矣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之為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

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己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鬼也明者人之神也鬼為木所以輕也神為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鬼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鬼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鬼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鬼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鬼神復自精魄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為之母也使鬼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鬼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為金為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鬼神可以永久乘負

得其所託而生長矣參同契曰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鍊魄為金玉則吾身為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鬼神矣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念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為三物耳參同契謂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鬼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鑪鼎而在鑪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鬼也鬼三神二合之成五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

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始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勿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耳無

頃刻不與造物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蛤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十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賢主

抱一子陳顯微述

八籌篇籌者物也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者灼龜者能於令中示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令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混淪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易曰探賸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耳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

錯綜其數而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而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知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混淪所以為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氤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耳物不知我我不知物。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